

錯位中的迷航

記「城市漂旅：釋放與失落」當代藝術展演
文·圖 | 許淑真

身體是體感這世界最細緻最微妙的終極容器，他（她）像富含水氣的氣流般吸納、滲透、滿溢的探向人際之海，也像小說般承載了每個年代的獨特故事，其中自由與釋放是像是懸吊的誘餌，是日誌中永不遺落的篇幅，人們攜帶著它，呈現著與它的過渡，以及與它一起流動的各種奇異的形式。

【一】

在17世紀，曾有英人哈維（William Harvey 1578-1657）在〈論心臟運動〉中，提到有關血液的自由流動，能夠促進全身臟器與組織的健康成長，這引導出18世紀啟蒙運動的計劃者，利用這個觀念來設計城市。兩三百年以來，全球的都市皆如此被類比成人體的循環系統，而人們就如同血球般的在都市裡川流不息，而移動技術的進步——從高速的承載工具到四通八達的交通網，更加速了身體在空間中的流動。

而身體如此的自由與釋放，也在電子資訊、交通運輸、生物科技的普遍生活化下，在當代更是超越了原有現實存在：存活於母體外的胚胎、外太空漫步的太空人、以及網路世界中漫遊的上網者，人們漸漸在工程師所創造的「免於抵抗的自由」（freedom from resistance）下，不管在生存空間或是精神空間，更加的自由與釋放，但也產生了一種漂旅狀態。

這些現象對於個人，產生了相當具威力的轉換——它不只是虛擬的身體感受，而是我們用真實的身體浸淫於多種不同以往的新經驗。當身體長期窩居在種種舒適便利的位子，享受著高速的移動，或是觀看著重口味的傳媒資訊，這些都市經驗，讓居民陷入了一種必須快速移動的陷阱，也就是想要自由移動的主張，戰勝了感官對空間的敏感度，這種不自覺的狀態，易於產生感覺的鈍化，以及對彼此之間關注力的削弱，這也使得所有的景物與環境的互動，都有如一張張數位相機的「快照」照片，容易攝取，也易於隨意的刪除。

這些處境產生了個人主義式的，全新身體的自由意象——個人點狀的輻射移動、腳的失根、漫遊的存在型態。這樣都市的存在樣態鼓勵了差異與多元，產生了不確定的尺度，朦朧的邊界，與具有彈性的語言。於是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n）所提出的「防衛性的去刺激」，成為人們在城市裡行進的態度，並且也產生了速度、脫離以及被動的特點。

這些大量片段與不連貫所產生的心理經驗，是當初人們所設計的都市，所反制回來影響城市居民的生活相貌。漫遊是一種愉悅的象徵，但失根也暗示了一種悲劇性，當身體與環境的關係變疏離了，也會讓愉悅的身體陷入一種孤獨的狀態。於是在時間與空間之中，產生了裂縫與矛盾，在釋放與失落的縫口間，也加速了現代人接觸的摩擦係數。



河床劇團《開紅山》·誠品藝術空間·1999。

而當代藝術家無可避免的更有機會面對這流動的實體（居住空間）與行為（生活型態），國際展、文化交流、駐村計劃……，種種因移置以及不連貫所產生的身心經驗，面對多元也造成了生命中的一重要課題。種族、語言、性別、文化……種種的殊異，到底是對「異於己」元素的碰撞所產生的吸引，還是造成了差異與冷漠，多樣性發展的事實，是縮短了物理性空間的距離，還是拉長了互動性空間的長度。當藝術家面對外在現實的都市經驗，又面對創作世界的「敏感」突觸時，這過程內孕了摧毀與重建的攪動能量，這種種無法避免的矛盾經驗，是這次展覽藝術家所欲探索的原動力。

【二】

這次以「城市漂旅：釋放與失落」為名的展演，一共集結了台灣與美國的視覺藝術家與劇場藝術團體，以五個個展的規模在高雄市立美術館展開史無前例的跨領域展演，兩個劇場團體一共演出6場，且留下他們演出的舞台空間與道具，如何在美術館空間重現一齣劇場作品成為展覽，是此次策展一重要的概念。《顯影Zodiac》劇場作品是導演王嘉明根據獲選第一屆台新藝術獎年度十大表演藝術作品《Zodiac》所改編的高美館版。「Zodiac」，黃道十二宮，是美國60年代一位連續殺人狂的自我代稱；而「顯影」則是透過物件將過去已死去的人、事、記憶或空間再度呈現，而人們對稍縱即逝線性時間的恐懼，「顯影」似乎也提供了一救贖的機會。



彭弘智《Little Danny-Made in Austria》·奧地利當代藝術中心·430x810x216cm·2002。



導演王嘉明、舞台設計黃怡儒《Zodiac》(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
國家劇院實驗劇場·2002。



黃怡儒舞台作品「世紀當代舞團」《聯夢》·國家劇院實驗劇場·2001。

《顯影Zodiac》，舞台設計黃怡儒將展場佈置為一陰暗的暗房，陳列受害者遺物與殺人犯相關證物的陳列室。而演出雖然持續圍繞在變態、恐怖的殺人狂之種種人際關係上，但還是巧妙地戲耍戲劇與媒體不同的再現機制，並思辯了劇場與媒體如何的操弄我們對於「真實」的經驗。表演中利用劇情營造與現場監視系統和預錄的影像紀錄，讓演員在虛構/真實、當下/未來、在場/不在場、實體/虛象中，錯亂的交疊出當代生活裡，媒體、影像所羅織出難以言說的隱形暴力，而弔詭的是觀眾也被設計成殘酷事件中的共犯，因為他們也成了偷窺上癮區中的一員，使得這廣大的展場(城市)如同一巨大隱形的犯罪現場。

視覺藝術家彭弘智此次展覽將從奧地利運回他的6.5公尺大的《Little Danny-Made in Austria》電子機械互動作品。從粉樂町展出「小丹尼」玩具狗可愛乞憐的模樣，到令人皮膚發麻的《Little Danny—Made in Austria》，彭弘智對當下一切以經濟為取向的社會價值打開了探問之道。

穿越過種族與認同，他慣常以狗的議題，來探索人/狗之間的相互關係或用來比喻人當下的處境，而這次作品利用「Made in Taiwan」形象的大陸製玩具狗，在奧地利製作出4.5公尺高的德國種臘腸犬「紀念碑」(必須仰望著觀看)，當觀眾觸動感應器時，千狗齊鳴的叫聲帶出一種既幽默但又荒謬的質感。這3000隻似細胞結構的玩具狗，看似有自己的發聲跳動線路，但實質的驅動卻是一個單一的感應器，並且狗身永遠被固定在那裡，這裡讓人感受到處於流動世界中的人們「臣服」於無形體制的味道。

劉世芬的裝置計劃，是拍攝與她相關的101個人的臉部，並隨機的置換她們的眼睛與嘴巴，再形成505張在現實空間中不存在的臉孔，這606張臉孔影像在狹隘細長的展出空間中做交叉式的播放，而空間的底部是劉世芬利用醫學用內試鏡膠囊，所記錄它在她體內從口腔到肛門的腔內影樣。這次劉世芬作品《6°K》藉由吞下(嘴巴/訴說)膠囊內試鏡(眼睛/觀看)與他人臉孔的連結，試圖訴說著人際間相互交流的內在慾望，以及呈現人際關係間的緻密度是超乎尋常概念的。

這裡就像她在創作自述中所提的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概念，也就是劇作家貴爾(John Guare)的同名劇作中所表達的：「在地球上每個人與其他人之間都只相隔6個人……，美國總統、威尼斯的船夫……不只那些有名的人，任何人都一樣，不管是生活在熱帶雨林的土著，南美洲火地島的居民，還是愛斯基摩人，我和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經過6個人而拉上關係。拉上關係，這是一個十分深奧的想法……。」

跨國劇團「河床劇團」將由美籍導演郭文泰(Craig Quintero)博士，2002年美國東尼獎作品「變形記」的幕後舞台製作、美籍西北大學老師蔣敬虎(Carl Johnson)，擁有音樂作曲博士學位的DOROTHY，和台灣小劇場知名的演員組成，觀眾將與劇中死者所遺留下來的67隻鑰匙和一張清單，與調查員一起尋找充滿未知與神秘的66個不同城市的空間。作品《C A Tinquero: 劇場集錦(1932-1975)》使用美術館的特定場域符號戲劇性的模糊了虛構/現實、藝術/非藝術、戲劇/純藝術、生活/表演的分際。這裡從美學辯證的問題，也快速延展到當代人對探知「現實」的焦慮，以及面對虛擬與真實快速轉換的共存下，對「本真」神秘性召喚的渴望。

【三】

這次展演現場提出了一個新觀點，就是希望觀眾經由展出的物理性空間，能感受到更強烈的心理層面，在展室與展室、作品與作品之間，觀眾將不再是回到美術館，而是繼續游移在整場的敘事性規劃。擁有中央聖馬丁藝術暨設計敘事空間藝術碩士學位的黃怡儒，將參予整體展場規劃，結合藝術家的作品空間，帶出總體展出的敘事性風格，觀眾將在四組作品與黃怡儒的《人造光》創作中，遊走於五個不同的故事，時而如體內的胃囊腸道的膠囊，時而如黑暗中偷窺上癮區的一員，在這曲折迷離、迷幻恐懼之中，整個展覽如同一本圖像視聽小說，將帶著觀眾航向不同的觀看經驗。ART

城市漂旅—釋放與失落

展期◎2004.03.20~05.23

展地◎高雄市立美術館401、402、403、展覽室

